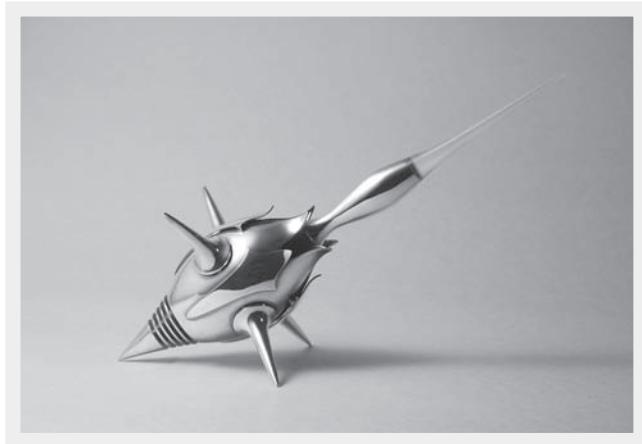


科技演進下的工藝身分

Technology and Craft Identity



周立倫 傾斜軸線系列（擺件）

「我並非主張以手工取代機械，而是以手工帶領機械。」在八十多年前出版的《工藝之道》中，柳宗悅認為在工藝與科技的衝突中，讓手工及其細緻美感消失的癥結並非機械演進本身，而是以追逐機械演進為手段的制度，也因此他對手工的推崇總是在單純的保存傳統之上，疊合著他對20世紀前半葉日本與全球經濟走向的批評；反過來說，手工在他眼中似乎就是對此走向的一種抵抗。若我們試著將今日常做為號召的「慢活」、「手感」等詞彙讀作是柳宗悅民藝精神的一種重現，它們所盛行的年代無疑已不可相提並論。在這當年他力圖反抗的社會經濟體制似乎更不可動搖、更漫及全球的時代，工藝與科技的亙古之爭是否仍在繼續？手工是否仍能夠實現他所說的「以人為主」的文化，或僅能夠充作生活小確幸的安慰？「新科技·嬉工藝」做為這期專題，從玻璃、金工、陶瓷、木作、編織五種媒材領域的現況切入，在綜觀3D列印等新科技

激發的工藝表現之外，亦由作者提出觀察，藉以重啟對工藝與科技關係的思考。

從手工到科技的演變書寫著工藝歷史，也塑造了地方與個人記憶。竅門設計用速克達後照鏡組裝成的「洛可可計畫」、以紅磚融合水泥打造的「砌磚計畫」，一種是對日常的重新詮釋、一種是對歷史的重新安排，便是這些記憶的醒目載體；在這期專題的脈絡中，「焦點人物」為王俊隆與何忠堂所做的專訪，彷彿是一種設計領域的回應：設計不是批判，而是調解，這也為設計折射了一個在當代文化中的位置。

若說從甫落幕的「工／藝／穿／錯：金澤世界工藝三年展臺灣交流展」到5月開幕的「鍊金術：當代金工複合媒材創作藝術展」，再到「工藝新秀」中青年工藝家的秀異表現，描繪著今日臺灣工藝創作的多元取徑，「原鄉好藝」中的兩座工坊則突顯了工藝在社區中的產業角色。在偏離了柳宗悅理想的工藝視野中，兩方的交錯正形塑著當代工藝的身分。VV